

嘯天讀書記

一集（二）

嘯天讀書記一集 (三)

經史百家雜鈔

文是什麼？

我們爲什麼要做文？

我們爲什麼要讀文？

讓我先來解說這個「文」字。簡單說一句文，是代表語言的語言，又是代表思想的。而思想的類別，又可分爲「事」「情」「理」三種；所以語言文字的效用，也無非要拿他來傳事，達情，說理。

古人常說的「文以載道。」這個道是什麼？
~~~~~  
周子通書裏說：

「文所以載道也。輪轅飾而弗庸，徒飾也；況虛車乎！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。篤其實而藝者，書之，美則愛，愛則傳焉。賢者得以學而至之，故曰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」然不言者，雖父兄臨之，師保勉之，不學也；強之，不從也。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，藝焉而已。噫！弊也久矣！」

照這位道學家周敦頤先生說來，文字是專爲鼓吹道德用的，這未免把文字的用途看得太狹了罷？但在唐朝以前，還有一句「文以明道」的話。這個明字，似乎下得比載字活動了些，而他的所謂道，似乎又不專指道德而言，但所說的明道，到底是什麼呢？老子道德經裏說：

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；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我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名之曰大。」

莊子天下篇裏也有一段解釋道字的說道：

「寂漠無形，變化無常。生歟？死歟？天地並歟？神明往歟？芒乎？何之？忽乎？何適？萬物畢羅，

莫足以歸……古之所謂道術果惡乎在？曰：無乎不在。」

韓非子解老篇說道：

「道者，萬物之所以然也，萬理之所稽也。理者，成物之文也；道者，萬物之所以成者也；故曰道理之也。」

中庸裏說：

「天命之爲性，率性之謂道；修道之謂教……君子之道，費而隱，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；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朱熹更下着註解說道：

「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有其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」

劉勰的文心雕龍裏更明白地把文字解作道理。他開首便說道——原道篇

「文之爲德也大矣！與天地並生者何哉？夫玄黃色雜，方圓體分。日月疊璧，以垂麗天之象；山川煥綺，以鋪地理之形；此蓋道之文也。仰觀吐曜，俯察含章，高卑定位，故兩儀既生矣。惟人參之。性靈所鍾，是謂三才，爲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。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」

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。龍鳳以藻繪呈瑞，虎豹以炳蔚凝姿；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妙；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。夫豈外飾，蓋自然耳。

至於林籟結響，調如竽瑟；泉石激韻，和若球鐃。故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。夫以無識之物，鬱然有彩；有心之器，其無文歟？

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；幽贊神明，易象惟先。庖犧畫其始，仲尼翼其終；而乾坤兩位，獨制文言。言之文也，天地之心哉！

若遁河圖孕乎八卦，洛書韞乎九疇；玉版金縷之寶，丹文綠牋之華。誰其口之亦神理而已！

自鳥跡代繩，文字始炳，炎皞遺事，紀在三墳；而年世渺邈，聲采靡追。唐虞文章，則煥乎始盛。元首載歌，既發吟詠之志；益稷陳謨，亦垂敷奏之風。夏后氏興，業峻鴻績，九序惟歌，勳德彌綯。逮及周商，文勝其質；雅頌所被，英華日新。文王患憂，繇辭炳曜，符采復隱，精義堅深。重以公旦多材，振其徽烈，副詩緝頌，斧藻羣言。

至夫子繼聖，獨秀前哲，鎔鈞六經，必金聲而玉振。雕琢情性，組織辭令，木鐸起而千里應，席珍流而萬世響。寫天地之輝光，曉生民之耳目矣！

爰自風姓，暨於孔氏。玄聖創典，素王述訓；莫不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。取象乎河洛，向數乎蓍龜；觀天文以極變，察人文以成化。然後能經緯區宇，彌綸彝憲；發揮事業，彪炳辭義。故知道沿聖以垂文，聖因文而明道。旁通而無滯，日用而不匱。易曰：「鼓天下之動。」

者存乎辭。」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，迺道之文也。」

綜合各家的見界：像老子所說的「混成」，莊子所說的「無形」，韓非所說的「萬物之所成」，中庸所說的「率性」，未免說得太玄妙，太含糊，把個「傳事」、「達情」、「說理」極切實平凡的應用文字，說成虛無縹渺，捕風捉影，和佛家參禪一般的胡猜起來。至於劉勰說的一番話，推究文字本原的功用，比較的切實一點，但也逃不出我所說的達情說理傳事三種範圍以外。——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」，是達情；「原道心以敷章，研神理而設教」，是說理；「炎皞遺事，紀在三墳，唐虞文章，煥乎始盛」，是傳事。——但他也有附會的地方，如說：「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；幽贊神明，易象惟先。庖犧畫其始，仲尼翼其終，而乾坤兩位，獨制文言。」易象八卦的說法，是歷史上的一個疑點；把好好的文字，又附會到什麼太極什麼神明什麼乾坤兩位上面去，實在是自入魔道。而「獨制文言」，這個文言，不是那個文言，更覺牽強得厲害。更有為傳統思想所蒙蔽的地方，如說：「夫子繼聖，獨秀前哲；鎔鈞六經，必金聲而玉振；雕琢情性，組織

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，席珍流而萬世響。」文字是直接代表語言的；是間接發表情感的。解說道理的，記錄事實的，與孔老夫子有什麼相干？孔老夫子未生以前，便有人類；有人類，便有情感，有思想，有歷史；便有這表情說理記事的文字。孔老夫子既生以後，他一個人決不能夠包辦幾億兆人幾億兆年全世界的真情真理，而所謂真情真理，是天地間所自有的；人人所共有的，決不是一個人所得而私有的。無奈中國自數千年帝王，利用孔子中庸的思想，以束縛民衆以來，自古便有一班奴顏婢膝的無恥文人，迎合神聖天皇的心理，假造孔家老店的牌號。凡說起文，便說是「文以載道」；說其道，便說是「孔子之道」。「文以載道」還勉強可以說得過去；——其實你若問他什麼是道？他便要搭起了十足道學先生的架子，口中念念有辭的說道：「無極啊！太極啊！乾坤啊！天地啊！」說許多毫不相干的夢話。——若說道統便是聖統，這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。

但是自漢宋以來，這道統聖統的思想，深入一班腐儒的心裏；拉起筆來，便是「文以載道」，

「道在夫子。」不但在夫子，而還在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加上了這許多大帽子。揚子法言問

道篇：

「或問道曰：道也者，通也；通者，無不通也。或曰：可以適宅歟？曰：適堯舜文王爲正道，非堯舜文王爲它道。」

韓退之原道裏有一段說道：

「曰：斯道也何道也？曰：斯吾所謂道也，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傳之文武周公，文武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」

「不得其傳焉」這句，還是客氣話；其實，韓退之還儼然以道統自任。他答張籍書中道：

「自文王沒，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，禮樂皆在，及乎夫子未久也；自夫子而及乎孟子，未久也；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……天不欲使爲人有知乎？則吾之命不可期，如

使茲人有知乎！非我其誰乎！其行道，其爲書，其化今，其傳後，必有在矣！……曰：道，乃夫子  
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。」

道一變而爲夫子之道，已是走到狹路上去了；又一變而爲儒家之道，更是走到不通的路上去了！從來自命爲正統道學家的人，個個都想混充一個儒者，人人都想接受道統而他的道，却不肯老老實實承認是儒家之道，偏偏要說是天下之大道，是文載的道。柳冕答荊南裴尚書

### 論文書：

「昔堯舜沒，雅頌作，雅頌寢，夫子作。本有不因於教化，爲文章以成國風。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，言而爲經，行而爲教。……謂之文兼之才而名之曰儒；儒之用，文之謂也。……夫君子之儒，必有其道；有其道，必有其文。道不及文，則德勝，文不如道，則氣衰。文多道寡，斯爲藝矣！」

孫復答張洞書道：

「文者，道之用也；道者，教之本也。故必得於心而後於言。」

這兩句，豈不是說得冠冕堂皇的；但他接下去說道：

「自漢至唐，以文垂世者衆矣；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，沈謝徐庾妖豔邪侈；始終仁義不叛不難者，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。」

他立刻把所謂道，所謂教，生拉活扯的歸到儒家門下去了。這個道從歸了儒家以後，便掛出兩塊「只此一家」、「別無分出」的金字招牌來。有什麼人冒牌的，他便大罵而特罵。石介怪說中開着一篇儒家正統的賬目道：

「使天下人目盲，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；使天下人耳聾，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…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，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。反厥常，則爲怪矣。夫書則有堯舜典，皇陶，益稷謨，禹貢，箕子之洪範；詩則有大小雅，周頌，商文，春秋則有文王之繇，周公之爻，夫子之十翼……」

：使天下不爲。：而爲淫巧侈麗，浮華纂組，其爲怪大矣！

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拉在一堆，已經是極拉扯的能事了；更拉上堯舜禹湯文武，更扯上了三才十翼，可憐他們一班正統道學家一點衛道的苦心，可算得嘔盡心血，無微不至！但是從來說的「作僞心勞日拙」，那班想吃孔廟中冷猪肉的衛道正統先生們，無論你如何罵得兇，如何防衛得嚴密；但是道在道地間，無微不入，無所不屈，正大光明，不偏不私。人人心中所本有，人人人口中可表說，人人筆下可載出來。不必孔孟，不單是堯舜，不單是揚墨，不必楊墨，不單是楊墨；不必揚韓，不單是揚韓；不必三才十翼，不單是三才十翼。便是孔子自己，也不曾說衛道，也不曾說「文以載道」。孔子祇說：「文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子貢也說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知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老實說一句罷：從堯舜禹湯，直到董仲舒、揚雄、王通、韓昌黎——在表面上說，果然是站在道統的一條線上；而按到實在，堯舜之道，何嘗便是孔孟之道？孔孟之道，何嘗便是揚雄之道？徒以

大家貪圖道統的虛榮，倚傍道統的門戶罷了！其實，還是互相標榜，同牀異夢。倒還不如他們所排斥的異端，如老莊楊墨一班人，各說各的道，各有各的見地，各有各的真理。

說一句打臺兒的話道：固然要文去載，而文載的道，是世間上一種自然的真理，決不是孔家老店的獨門生意。孔孟老墨的文，可以載道；四夫匹婦的文，亦可以載道。有時四夫匹婦固不曾受過偽道學偽禮教的薰陶，反能說出聖人所不及知不能說的真理大道來。

什麼是文？是發表真理的工具。真理是什麼？

羅素說「真理，是經驗之絕對的全體底組織的調和。換句話說：把對於各個經驗所存的本能的信仰，爲統一的說明；在這些經驗之間，若看不出什麼互相矛盾的地方，就不能不認爲真理。」

在實用主義上說：「真理，是觀念的形容詞；——就是真理是觀念之表現於現實之思惟作用中時的性質。那沒真的觀念，到底怎麼樣呢？道，觀念顯出其特效時，——換句話說，爲其成

功時，就是或就其所要求時。——叫做「真」觀念之存在，必有存在之意義；而觀念能實現這個意義時，叫做「正的」或「真的」觀念——便是真理。」

詹姆士威廉說：「所謂「真理」，不過「價值」；這是實用主義一般的信條。真理並非獨立自存於我們實際生活之外，而絕對不變的；乃從吾人實行底要求上而肯定的。就是相對的真理，也是順應吾人生活的進化而進化的。」

此外如孔德、斯賓塞、杜威，這一班主觀的唯用哲學家，都抱着這個不承認世界有絕對不變底真理的態度。他意思是說真理的創造，不過由於實際生活而起實際生活，既隨環境而變遷，則附屬於這方面的真理，也應當隨着改變他的中心思想。但是新理想主義 *New Idealism* 的代表倭鐸，他却否認「真理隨時變動」的一句話；他認真理是一種精神生活。他的解說精神生活道：

「精神生活和自然生活物質生活相對峙；自然生活發達到某程度時，精神生活纔

開始。但這兩者之間，並沒有因果的關係。例如在發達之最低階級時，人純然是自然之兒；一切生活，只是順應自然。他們的努力，只爲着滿足自然的欲求。但這種狀態，並不永續。到了某時候，自有高尙的理想現於吾人腦裏，向着這理想的實現開始奮鬥於自然生活之外，開拓精神生活的領域。但這精神生活，並不是自始和自然生活併存的，也不是由自然生活派生出來的，也不是自然生活發達而變爲精神生活的。——兩者自有根本的差異：就是自然生活，是無意識的，他律的，官能的，野性的，個個事物孤立而有必然的法則行於其間的，精神生活，是自然生活以上絕對存在，是自意識的，理性的，自律的，獨立自存而得自由開展自己底世界的生活。這精神生活雖對於自然，對於人自全然獨立的東西；同時的顯現於人之心，而宇宙生活在從自然生活開放而入於精神生活的路程上，得以自己發展。人類正在從自然生活推移到精神生活底過渡點，即在此兩階級相接合之點；就是人類一面爲自然生活圈內之一動物，雖有本能慾望及限制，而在他一方面，又有超越

這些東西的精神生活之聖火閃爍於他的胸坎着，於是乃有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永遠戰爭。——這是人現在的狀態。——見新文化辭書

總之一句話：倏鏗的意思，是不承認世界上的真理，是隨着時代改變的；他不但說真理不變，他還看做一班人所說的時代精神，經驗的調和，都無非是要達到這不變的真理的一種方法，和試用這方法時的一段歷程，並不是真理的本體。真理，好似最高的潮頂，又好似衆矢之的；所有時代精神，經驗的調和，無非同那萬流急湍的追逐着高潮，盤馬彎弓的注目在箭鵠，一種欲得到精神生活的運動罷了。這精神生活，是什麼是？唯一不變的真理。真理又是什麼？便是我們中國人自來所說的「道」。

道在人心，而發表於文章。中國從來的思想家，可以够得上道字——真理——的，如老子的「出世主義」；墨子的「入世主義」；孔子的「中庸」之道。一個是消極的，一個是積極的，一個是隨時代求得暫時安息的；這三種思想的代表人物，他的最高潮點，無非要求得人生觀最後

的解決。所以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雖不同，而所研究的問題，却是人人所共通的唯一的真理。因其是真理，所以他所發表的文章，便覺得可讀。但他的真理，還是各有所偏，是一部分的，不能以一人代表全體的。我們固然不能說道在孔子，也不能說道在老子，道在墨子；我們若有意於探求真理，也須綜合各方面的思想，而抉出他共通的最健全的一點。若是他的真理還不健全，便更須詳求冥索，推翻一切，壓倒一切，而顯露出真理的真面目來。這樣的著爲文章，發爲議論，纔可以載道，纔可以解決人生，纔能擷得最高的價值；倘然依草附木，歸傍一家之說，互相標榜，互相誇示，說「道在夫子」，這不但自己表示他的淺陋，且永遠也找尋不到他的真理。

可憐我們中國自漢唐以來，所稱爲文人，稱爲思想家的，稱爲學問家的，他不但徒知依傍門戶，井「夫子之道」是什麼他也莫明其妙！我且把他們的名單開出來：在兩漢時候，有作漢史不成的蔡邕，有蔡邕之女作胡笳十八拍的蔡琰，有詞賦大家司馬相如，有東方朔，枚乘，崔駰，賈誼，揚雄，王褒，董仲舒，作史記的司馬遷，作漢書的班固，作漢紀的荀悅，作論衡的王充，在三國